

建构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集体记忆

——以延安精神进校园为例

钟明池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财富,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要的精神来源。文章从集体记忆理论出发,探究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因素进行分析,从身份认同构建、情境式记忆构建和新媒体下话语权构建三个维度为当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策略和路径。

关键词: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理想信念教育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之所以经历那么多困难险阻依然屹立不倒,在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征程中锻造出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有着共同的品质——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忠诚。如何让学生能在学习党史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文章认为党在延安时期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形成的精神品质、坚定信仰、高尚品德正是今天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力量之源。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记忆是人类特有的官能,是过去在人脑中停留的印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在集体的互动交流中形成他们的记忆,首次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即社会群体对共同生活及经历所形成的群体印象和共同记忆。继哈布瓦赫之后,保罗·康纳顿在思考“社会是如何记忆的?”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剖析集体记忆的形成,认为集体记忆具有选择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他强调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传承的实践活动,比如通过操练、仪式、习俗、节日传统以及习惯等实践活动传承集体记忆,重视仪式对集体记忆的影响。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认为与交往记忆不同,文化记忆一般不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阿斯曼夫妇还较早关注了媒介变迁对记忆的影响,集体记忆的构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升级,也为集体记忆的保存方式呈现多样化。还有学者在研究身份认同的时候引入“集体记忆”概念,探究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两者的关系,认为集体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心理认同感的产生使得“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实践活动、仪式、大众媒介、身份认同……从集体记忆的文献综述中,找到延安精神构建的概念和路径,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基础。

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创造陕北“好江南”的奇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见公仆不见官”“为人民服务”的党群关系和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对延安时期的集体记忆。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那么

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构建的?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存在何种困境与挑战?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路径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何启示?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

中国精神与理想信念密不可分,中国精神为实现理想提供信念支撑,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能在困境中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但在社会一些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错误价值引导下,部分大学生出现了信仰缺失、思想困惑、道德滑坡的现象。基于集体记忆理论分析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集体记忆模糊:给历史虚无主义有可趁之机

自传记忆总是植根在他人之中的,在群体的相互交流中形成和加深集体记忆。如果这一群体相互脱离,随着时间的流逝,脱离群体的这种记忆就会濒于消失。伴随而来的便是个体记忆的选择性遗失。当人们不愿意谈及这段经历和历史,历史就会出现断层。因此,我们通过纪念日以及一些纪念的仪式去铭记历史。对于历史的记忆应该是连续性地,从横向和纵向上形成“大历史观”,把握历史的脉络。如果把历史就像是一部电影,连贯的镜头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影像流。大学生如果对历史的知识存在断层或者积累不够,就容易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这对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带来很大挑战,必须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二)网络集体记忆构建失范:对价值观引领带来冲击

“00”后生于互联网时代,微博、抖音、直播、微信等网络平台拓宽了他们获取信息和交流途径。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时代,由于准入门槛低、内容可被修改,导致集体记忆可以被反复构建,缺少规范性而失真。其次,在互联网影响下,集体记忆还出现了部落化、碎片化的特征。在虚拟网络空间,青年一代围绕着某一话题、一段相似的经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甚至流行语和符号都可以构建和维系着一个“小团体”,这样的小团体也能形成集体记忆,但也只是零散的相对聚集,并不能形成连续性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再者,人类情绪容易受客观环境影响,且情绪总是滞后于环境的变化,从而容易出现集体记忆混乱和集体狂热。比如互联网下的饭圈互撕、网爆,即使偶像存在着失德违法行为,他们依然对其喜欢的明星偶像进行应援,对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带来很大的冲击。鉴于以上的原因,互联网影响下对集体记忆构建产生低质化影响,给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建构新时代理想信念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记忆的集体框架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构建也不是简单事件和人物的堆积。追溯延安时期的记忆,我们可以踏寻前人的足迹,参观革命遗址,翻看

珍贵的相片,阅读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那么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是如何从过去历史的重塑中建构的呢?

(一) 从身份认同到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由英文“identity”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哲学范畴。“认同”是一种身份的强化和确认,是自我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一种心理过程。构建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必须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我们通过讲述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或者演绎历史场景去勾画个体对历史记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个体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或者身体力行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才能产生真实的情感,进一步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绪共鸣。从微观性、具体化的个体历史记忆侧面,激发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仪式”的本质是“情感”表达,在构建延安精神中,我们通过某种“仪式”如宝塔山上重温入党誓词,“乐歌方志——同唱陕北民歌”,“纪念白求恩”“大生产运动与南泥湾精神”等现场教学这种代入式的情感体验中,使得“孤立”的个体投射了共同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信仰,寻找到了社会群体的认同,从而加深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对民族的认同,从自我身份认同走向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 从物质载体到时空延伸

人类文化的传承不能仅仅靠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符号系统,其传承离不开承载的媒介”。纪念碑、纪念馆等通常被认为是建构集体记忆最具代表性的空间载体,表达了社会希望对特定事件进行记忆的意愿。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枣园、杨家岭、南泥湾这些红色地标星罗棋布,是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它们从叙事线索和空间形态组织两方面,探索如何运用适宜的设计手段创造和平时期下的纪念语汇,并以不同游客的视角,情感诉求,用纪念园的形式将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历史凝固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人们学习延安精神的场所。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革命场馆的建设,运用了新媒体技术,让场馆文物鲜活起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今天,我们走进这些革命旧址和博物馆,依然能跨越时空,聆听革命故事,感受信仰的力量。

(三) 从说教传播到沉浸感悟

传统课堂说教方式不同,随着艺术大众化和大思政课建设的探索发展,大型红色舞台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的艺术载体。例如延安在弘扬革命文化时,创新了传统大众传媒方式,采用了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三年》,创新性运用沉浸式演出、行走式观看等多重参与方式,以戏剧对白、民歌对唱、秧歌、戏中戏、腰鼓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建筑、科技、艺术和声音的叠加更立体化地构建真实的游客体验,打破时空局限,让“延安十三年”这段峥嵘岁月跃然眼前,为观众带来一场全新的红色文化视觉盛宴和情感共鸣。这种沉浸式表演方式在展现和传播红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将观众带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中,唤醒了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使观众的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达到完美的契合,构建着历史的集体记忆、民众的身份认知和社会共识,发挥集体记忆应有的凝聚精神力量和社会涵化功能。

四、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建构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启示

延安精神集体记忆的构建,给解决当下大学生理想信念缺失和困境的提供了重要路径参考。针对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状与困境,从延安精神的集体记忆建构启示中,提出以下构建路径:

(一) 身份认同构建:解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本源性问题

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来源,个体身份认同危机,也深刻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构建。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提出身份认同理论,并认为在人格发展到第五个阶段(即青春期)开始,便会出现同一性危机,也就是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大学生特别是刚入学时期,面临着自我认知困境和环境、学习方式骤变所带来的价值观冲突。大学生树立科学高尚理想的前提是解决学生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自我同一性)问题,把自身放置于国家和社会之中,了解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的担当。这一认知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民族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同时,集体记忆是个体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的基础,可以帮助个体找到群体归属形成身份认同。比如构建爱国主义集体记忆,我们必须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从了解民族、国家奋斗的历程中又加深对自我角色的定位和身份认同,在此的过程中形成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解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本源性问题。

(二) 情境式记忆构建: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地深挖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加之5G、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传播的运用,为颠覆传统课堂教学提供了平台和机遇。在虚拟仿真的情景中激活参与者的感官体验,以及历史在其大脑中的记忆和联想,从而促进情感记忆的形成。根据情感记忆原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更多采用沉浸式教学方式,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再现革命场景、现场教学代入式体验、入党宣誓、献唱红歌等参与式的仪式教育,潜移默化地刻画生动而难忘的情感记忆。这种情感记忆与情绪记忆相联,即使历时已久也能唤醒学生记忆信息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对历史的记忆有更清晰的认识、更敏感的触击以及更深刻的感悟。还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主题沙龙、实践展示、辩论赛、主题班会、交流谈心等面对面的交流活动,积极激发情感、朋辈、情绪、信任等因素在青年传递中的作用,创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更好地达到润物细无声地教育效果。

(三) 新媒体下话语权构建:掌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话语权

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发声,话语权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更普及到每一阶层。话语多元性打破了原有信息传播模式和集体记忆建构方式。新媒体具有强大的分享和互动功能,人民通过新媒体共享集体记忆、确认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主观想像,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国家认同的建构。因此,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构建权力制度下规范的话语体系,从而应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弘扬正能量,发出属于青年一代的最强音,构建属于这一时代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 王真真,王相飞,徐莹.中国女排新媒体传播中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构建——以里约奥运会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12):40.

基金来源: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3年教学综合改革示范课程培育项目